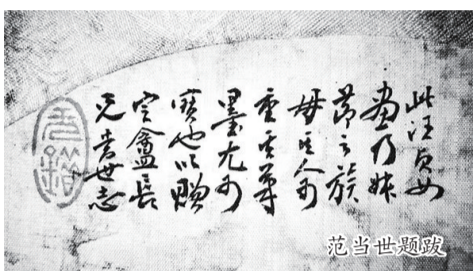


# 范当世与汪贞女

□ 徐继康



范当世像



范当世题跋

某次小拍，有一绢本青绿山水团扇，山水甚是简略，两间茅屋，几棵杂树，远山如黛，三五士子放舟于白水之上。画无款，亦无印。在画的上端却题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此汪贞女画，乃叔节之族母，其人可重，其笔墨尤可宝也！以赠定庵长兄，当世志。”后钤有“无错”朱文印一枚。此画似女子手笔，品相颇不如人意，由于保存不善，有些水渍霉斑，再加上卖家把画的作者误写成“汪贞如”，所以拍卖时，应拍者寥寥，仅三五个来回，就被我拍下。我买下的原因，是因为画上的那段题字。

题写这段文字的，乃是南通名士范当世。他原名铸，字铜士，后改无错，号肯堂，因排行居一，又号伯子，为晚清著名的文学家，也是同光体的代表人物，开一代诗风，以诗文名动天下，自负甚高而终身坎坷，诗多沉郁苍凉之作，著有《范伯子诗文集》。陈散原甚赞其诗，认为“苏黄以来，六百年无此奇矣！”光绪时，范当世被李鸿章聘为西席，常相与谈论政事。叶衍兰与叶恭绰汇编《清代学者像传》，共收入有清一代著名学者三百六十八人，其中南通入选仅两人，一是冒辟疆，另一个就是范当世。

文中“叔节”为姚永概，安徽桐城人，他是范当世继室姚倚云的胞弟，为著名文学家姚莹之孙，师从吴汝纶治学。他才学横溢，二十三岁就中了江南乡试戊子科解元，曾任桐城中学校堂总监、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、安徽师范学堂监督、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、北京正志学校教务长等职。他工诗，著有《慎宜轩诗》传世。他与

范当世关系极佳，两人时相唱和。

定庵是何嗣焜，江苏武进人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早年入张树声幕，参与平定朝鲜东学党之乱，正是他的建议，才有了袁世凯进驻朝鲜的故事。他也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驱，为南洋公学第一任总理，即上海交通大学的首任校长。他十九岁时，因避太平天国之乱，曾随家到达南通，那时他就与范当世结为好友。

此画作者汪贞女名不见正传，为什么范当世说她“其人可重，其笔墨尤可宝也”？在《范伯子文集》中，有一篇《汪贞女传》，专门就讲述了汪贞女的生平。为一个普通女子作传，这对于一向眼高于顶的范当世来说，是极为罕见的。汪贞女闺名叫汪淑芳，安徽桐城人，是广西融县县管巡检汪纯的女儿，因母亲早卒，依靠舅父了循斋生活。丁循斋任江宁府照磨，江宁知县姚俞也是桐城人，听说丁循斋这个外甥女很贤惠，就聘之为儿媳。姚俞的妻子有废疾，所以在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，十五岁的汪淑芳早早来到了姚家，作为童养媳，帮助打理家政，谁知过门没一年，丈夫姚本诚就得病去世了，汪淑芳发誓为之守节。两年后，太平军占领南京，全家迁徙到淮安，姚俞历署丰县、宝应、高淳县令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又奉命出任六合县令，因为那里太平军很多，他就独自一人上任，没想到在第二年正月二十日，因军需劳绩竟死在官所。那时，他的两个小妾，陈妾生一子，张妾生一女，都才数岁，因姚俞去世，家贫无以为活，张妾带着女儿离开，汪淑芳追至船边，把女儿夺了下来。陈妾不愿意回桐城，于是汪淑芳又夺其子。然后，她带着婆母、两幼子以及姚俞的棺柩回到了桐城。由于离开太久，其家在桐城一无田产，二无房屋，她就带着他们住在她的舅父家。所有的生活费，都来源于她的卖画。根据《麻溪姚氏宗谱》记述，汪淑芳“善画，有名家笔法，得其丹青皆宝贵”，又因人高其节，买画的人给的钱往往高于画价。丁循斋出任杭州府知事，汪淑芳跟随他去杭州卖画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婆母张氏去世，按桐城的民俗，他人之屋不得与人停丧，张氏的灵柩就被放置在旷野中。汪淑芳得知消息，从杭州奔还，哭之于野，昼夜不绝，如此三日，数家人和观者都很可怜她，就同意让屋守之，数月后，汪淑芳把姚俞夫妇合葬于连城山麓。后来，陈妾在淮安去世，汪淑芳又把她葬在连城山。虽然很穷，汪淑芳还是把两个幼子抚养成人，为之娶妻婚嫁。夫弟姚本益质地鲁钝，不能读书，她就让他学了一门手艺。在汪淑芳的带领下，他们建了一所房子，有了十几亩田，还种花种果，每年收入都有十数千，姚家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。不料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冬，姚本益病死于南康，汪淑芳迎而葬之，又为之抚养四个孤儿。四年后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十月二十日，汪淑芳病逝，时年六十。她矢志不渝，苦节一生，得以钦旌贞节。去世后，范当世为之撰传，叙述生平，感慨其事，不胜感叹：

古之达人君子，生是才而适于会，蹈百死成业，性命以之，天下归其仁，及乎再有艰巨，举而属之，斯人莫不踴焉者，其精销也。况弱女子乎？汪贞女之事岂不赖仁贤长者及今赞成之哉！

在文章的最后，范当世还特别强调：“有题其画曰‘姚艺’。”可见，时人是相当看重汪贞女画作的。

在画的题跋中，范当世称汪贞女乃姚永概的族母，姚永概父亲姚瀚昌与汪贞女丈夫姚本诚应该是同辈。查阅宗谱，姚瀚昌是万历进士姚之兰的裔孙，而姚本诚为万历进士姚之骥的后人，两人虽为同族同宗，皆为桐城姚氏第十九世孙，分支远矣，但不妨碍两家的友情，特别是姚倚云与汪淑芳关系十分亲密，她对这位远房的叔母很尊敬，常称之为“淑芳尊者”。在她的《缙素轩诗集》与《沧海归来集》中，就有多首写给汪淑芳的诗，如《送别淑芳叔母》《喜淑芳尊者至》《秋日怀淑芳尊者》《泊枞阳淑芳叔母不遇》《秋夜述怀寄淑芳尊者》《秋杪雨后怀淑芳尊者》《秋日怀淑芳叔母》等等，从《酬淑芳尊者原韵》可知，汪淑芳还会写诗的。汪贞女去世后，姚倚云写了一组《过枞阳》，其中有一首《吊淑芳大姊》，诗云：

风景无殊人事迁，朱颜绿鬓忆当年。苍苔五十余年感，存殁重过只泫然。

范当世也有一首诗述及汪贞女，那是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应李鸿章之聘赴天津课其次子李经迈之时，诗名很长：《锡九在保定，得余诗欣然更作，并告我以不日道天津青县，当助汪贞女白金四十，而感夸近日以宦术传授叔节，怙惠更和其诗，而亦将有以授余也。余览书竟，即笑叠二首以待之》。锡九是姚为霖，曾任枣强知县，也是桐城姚氏子弟，范当世尝称之为“姚文”。他告诉范当世，此次襄助了汪贞女白银四十两。虽仅片语只字，但透露他们一直关心汪贞女，并时常提供帮助。

这幅团扇被范当世赠送给好友何嗣焜，应是他把汪贞女的事迹告诉何嗣焜，得到何嗣焜的高度认同，故从自己的所藏中，找出此幅，郑重写下“其人可重，其笔墨尤可宝也”之后赠予的。关于送画时间，跋文中并未写明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冬，何嗣焜来寓南通，范当世与张謇陪他登狼山，宿白衣庵并题名刻石，那段时间倒是极有可能。

画买到后，我告诉范扬先生，并请之题跋，他爽快答应，并很快发来跋文：

吾高祖范伯子公自负极高，俯仰皆天地名物，目无余子，然于汪贞女却极为推崇，记之以诗，又撰《汪贞女传》，洋洋数百言，认为其人可重，其笔墨尤可宝也！今得观此扇，可谓有三奇：世皆知汪贞女名而未见其画，天地间此为仅存，睹其画，即可想见其为人，此一奇也；区区一扇，竟涉及四名，贞女乃汪淑芳也，叔节乃姚永概也，定庵乃何嗣焜也，当世乃吾伯子公也，此二奇也；此扇原为姚氏藏，继为伯子公藏，伯子公又转赠何氏藏，所重者非独丹青，更重乎仁贤坚毅精神，此正我中华堂堂元气之所在，所传递者，魂魄也，此三奇也；继续弟能于百余年后获此，使吾得观前贤之笔墨，又得悟何为天地之宝，世间匆匆皆废物，惟有精神传千古，此诚为又一奇也！因识数语，望后来者宝之。

待什么时候有空，请高手把此扇重新托裱一下，带到北京，请范扬先生题之，当与他高祖范当世百年前的文字遥相呼应。

# 难忘当年扯冷蒸

□ 任乃朋

解放前，在南黄海岸边，我县范公堤旁的首镇、新光等乡村的农民普遍比较贫穷，靠自家几亩盐碱地种点粮食，一年到头许多人家都不够吃。特别到了收割麦子前这段青黄不接时期，有的人家就闹饥荒。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只能靠吃糠咽菜，吃野菜充饥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里的老人们发明了一种度春荒救命的食物，名叫冷蒸。

记得那天上午，太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。母亲找到一条秋天捉棉花用的长布围裙，束在腰间，将下摆左右两角，扣在腰间围裙带子上，手拿一把剪刀，让我跟在她身后，来到自家的元麦地里。放眼望去，一大片金灿灿元麦麦穗随风起舞。看见母亲左手抓住两三根麦穗饱满稍微发黄的麦秆，从麦穗根部剪下放在围裙里。一会儿时间，围裙鼓得满满的，约有

七八斤。扯冷蒸，一定要掌握好时机。扯早了麦子灌浆不足；扯晚了麦粒长老后，做的冷蒸粘度不够，难成形。

回到家门口，母亲把麦穗倒进一个粗布袋，分两次在锤草石磨子上使劲甩打，然后倒在园桌大小竹篾簸箕上，再用双手，一捧一捧进行搓揉，再用眼儿比较大的竹篾筛子猛筛，把麦穗的芒和壳筛掉，再用簸箕反复筛。接着把麦粒倒入锅里炒熟。炒麦粒要掌握好火候。炒得太老，做成的冷蒸会有一股焦味，不大好吃。麦粒炒熟后，再用人工推拉转动的石磨，磨成青灿灿粘乎乎的物状，这就是冷蒸。

母亲洗净双手，用开水涨湿手心，抓起一把冷蒸，揉捏成麻团大的食品。肚子饿得嗷嗷叫的我，拿来一尝，有青青的麦香，口感不

错。

解放以后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老家周围农民的生活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幅幢小洋楼拔地而起，耸入云霄。一日三餐，吃的是大米白面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很少有人不怕麻烦，去做当年的冷蒸了。据说，过去制作冷蒸的元麦已淘汰，会做冷蒸的老人大多离开人世，这种手艺似乎失传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恐怕都没听说过冷蒸这种食品。

麦子收割之前，是吃冷蒸的时节。今年的麦子快成熟了，听说掘港周围还有农民种元麦，仍有人做成冷蒸拿到市场来卖。期盼有朝一日，现代人会继承发展前人的冷蒸，用小麦制成或许比美国泊来品麦当劳、肯德基更有新意的美食品牌。

# 别具一格钱妙花

□ 越明



越说越明

在我看来，钱妙花绝对是越剧老生中的头牌，她诙谐、幽默又不失庄重，是我最喜欢的越剧大师之一。每次看越剧《追鱼》，见到由她饰演的假包公，总被她滑稽的扮相，诙谐的唱词忍俊不禁。

1933年6月，钱妙花与二妹钱妙英一起进“四季春班”学老生。由于师傅善教老生，加上其自身的天赋和努力，她很快便崭露头角。在该班初期演出中，她曾与师妹袁雪芬轮流挂头牌，辗转演出于嵊县、绍兴、杭州、宁波等地，在宁波、沈家门一带颇有名气。

1936年夏，四季春班进入上海，至1944年8年间，钱妙花已成为该班老生台柱，先后与各种戏路的名角合作，期间，也曾与绍剧名角陆长胜、吴昌顺等同台演出，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1936年秋，钱妙花与袁雪芬等应高亭唱片公司之约，灌制了《方玉娘哭塔》唱片，由此开创了女子绍兴戏灌唱片的先河。

1947年，钱妙花加入玉兰越剧团，成为剧团的重要力量。1952年，随团加入中央军委政治部文工团，后赴朝鲜参加志愿军为中朝军演。回国后，在根据朝鲜唱剧改编的《春香传》中，她成功地扮演了李秀英这一形象。《碧玉簪》原来的剧名叫《三家绝》，结局是李秀英被父亲踢死，表兄阴谋败露被斩，王玉林知道真相后当场碰死，三家都是单丁，三人都死，所以三家都“绝”了，所以才有了《三家绝》的名字。在原剧中李秀英的父亲李廷甫是一个封建卫道士的代表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将女儿踢死。而在钱妙花演绎的越剧《碧玉簪》中，李廷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，他关心自己的夫人，疼爱自己的女儿，尤其是女儿受到不白之冤时，作为父亲的他没有祭出“出嫁随夫”封建习俗，毅然将女儿带回家中；而在女婿王玉林幡然醒悟之后，又不计前嫌，主动替女婿求情，让小夫妻重归于好，从而将父亲这一角色表现得更有血肉、生动形象，而成为“国民好丈人”的典范。

先来欣赏一段《归宁》，李廷甫的夫人得知女儿在夫家受了委屈，让老家人传信在朝的丈夫，“早回三日能相见，迟回三日难团圆”。不知发生何事的李廷甫立即向皇上请假回家看望夫人，实属难得。他是吏部尚书，是朝廷的重臣，夫人一份家书，尽管不知真假，但他什么也不说，立即请假，可见他是一个顾家的人。

李廷甫：左右！  
众兵：有！

李廷甫：与我加紧赶上也！快马加鞭把路赶，我不分昼夜回家园，只为李兴把信传，我夫人在家身不安，她说道早回三日能相见，我迟回三日难团圆。因此我奏明皇上，连夜出京，马不停蹄，左右！

众兵：有！  
李廷甫：切莫停留回家转！

在这段《夜归》中，乍一看，根本没觉得这是一段越剧，钱妙花吸收了绍兴大班的唱腔，起到了别具一格的效果。虽贵为吏部尚书，李廷甫对家人的态度却是特别恭谦的，以为夫人身患重病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星夜赶路，片刻不停。见到妻子后，他更是自称是“下官”，得知女儿被欺负，他二话不说，马不停蹄，立即打道王府，欲为女儿讨回公道，好丈夫、好父亲的人设跃然于屏幕。

李廷甫：夫人，下官闻得夫人身有重病，我连夜赶回，怎么你见了下官这样怒气冲冲，却是为何？

李夫人：当初都是你配下这门害人的亲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被玉林威逼得

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还不快到王家与我去领尸回来。

李廷甫：此话是真的？  
李夫人：我难道还会捏造不成！  
李廷甫：我女儿被王玉林如此凌辱，我难道罢了不成。李兴！

李兴：在！  
李廷甫：与我打道王府！  
李兴：是！

王玉林在得知真相后，后悔不已，发奋努力，考中状元，送上凤冠以期取得妻子谅解，但李秀英不肯受凤冠，王玉林首先想到的是岳父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明大义、识大体的人，王玉林：

凤冠捧得双手酸，立呀立得两腿软，我千言万语去相劝，夫人他不肯回心转，背转身来朝上看，见亲戚戚戚朋友袖手旁观。上坐岳父大人，我只得恳求岳父去送凤冠。

果然是翁婿连心，受女婿打过的老丈人不仅不计前嫌，还主动帮着说好话。只是一下跪，岳父心便软，立即让他起身，满有信心地到女儿面前替女婿送凤冠，他企图用亲情与皇恩施以压力，是这样劝女儿的：

秀英儿啊！你莫记前仇莫记怨，且听为父言相劝。你看他龙门前高跳冲天，平地春雷我心欢。你就该与他夫妻重团圆，秀英儿啊，你承受皇恩接凤冠。

可女儿没买父亲的账，并巧妙地攻击了他的软肋：

爹爹是京都吏部官，京都离此路途远，家中之事你不晓，到娘亲跟前去问问。啊爹爹呀，那日庭前把婚退，气得爹爹肝肠断。此情此景在眼前，爹爹你还会替他来送凤冠。

一席话让李廷甫碰了一鼻子灰，他无语说词汕而归，只好自嘲道：

女儿说话像箭穿，说得我有口难相劝，她受过玉林千般苦，难怪女儿把我怨。贤婿呀，要送凤冠你个人送，接不接我不管。

尽管他不能说服女儿，可她知道女儿听娘的话，于是他悄悄地点拨女婿，掩着袖子偷偷指着夫人，让女婿求向岳母求情。在儿女面前，这个吏部尚书却是那样慈祥与随和，可见，自古以来，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，再严厉的父亲都是“女儿奴”。

将严肃的话题幽默化，是钱妙花过人的本领。在戏曲电影《追鱼》中，她扮演乌龟精化身的假包公，融老生、大面、小丑的身段为一体，既显示出包公威严的形象，又流露了乌龟精伪借的性格，受到行内外一致赞赏。为了鲤鱼精的幸福，乌龟精假扮包公，与真包公在堂上一辩高下，面对真包公的一本正经，假包公正严辞：

“两位姑娘两样心，其中皂白不难分。一个原是多情女，一个爱富又嫌贫。无情就是假，多情就是真。哪有个人间贤小姐，丈夫挨打她不动心。你今不管金家事，满江风浪自然平。你今若管金家事，只怕是三缸清水六缸浑！”

一番话，让真包公羞愧不已，当他知道这个多情的鲤鱼精，为了爱情，不顾自己的性命，维护张珍的安危时，也心生慈悲：

“小张珍，丧爹娘，投远亲，到襄阳。金笼在朝为首相，哪看得穷酸潦倒的白衣郎。碧波潭畔念文章，引动妖仙化姣娘。真牡丹爱富嫌贫女，假牡丹倒有好心肠。若将真假强分辨，拆散人间好鸳鸯。倒不如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。”

虽是老生，但钱妙花戏路极宽，她演过戏曲电视艺术片《孟丽君》中老大师、《追鱼》中的乌龟精，早年还演过风格迥异的文戏，如《梅龙镇》中的正德皇帝、《武家坡》中的薛平贵、《乌龙院》中的宋江、《斩经堂》中的吴汉等；也演过火爆威猛的武戏，如《三本铁公鸡》中的张嘉祥、《关公显圣》中的黄忠等。钱妙花嗓音宽厚宏亮，念白清晰而节奏感强，表演注重心理体验和性格表现。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如戏品，甘当绿叶，当好配角，如扮演《彩楼记》中的唐七、《乔老爷》中的轿夫、《亮眼哥》中的大队长等，戏份不多，但都令人过目不忘，古稀之年还配演了《李娃传·责子》中的老家人宗禄一角，虽“哑巴角色”，却浑身是戏，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。

**公共场所不喧哗  
轻声细语讲文明**

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